

[法]安娜·里维埃 Anne Rivière
布鲁诺·戈迪雄 Bruno Gaudichon 编
吴雅凌 译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
Camille Claudel, La Correspondance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
Camille Claudel, La Correspondance

[法]安娜·里维埃 Anne Rivière
布鲁诺·戈迪雄 Bruno Gaudichon 编
吴雅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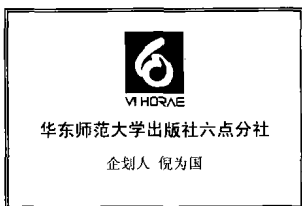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 / (法) 里维埃, 戈迪雄编; 吴雅凌译.

-- 2 版.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17-8112-8

I. ①卡… II. ①里… ②戈… ③吴… III. ①克洛代尔—书信集 IV. ①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669 号



Camille Claudel. La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Anne Rivière, Bruno Gaudichon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507 号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

(法) 安娜·里维埃 布鲁诺·戈迪雄 编

吴雅凌 译

责任编辑 李炳韬
特约编辑 姜 乙
封面设计 董贇贇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
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x 978 1/16
插 页 1
印 张 23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112-8/J.149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中译本前言

一直以来,法国女雕塑家卡米耶·克洛代尔(Camille Claudel,1864—1943)往往被视为罗丹的艺术与人生的某种附丽。无论生前死后,她总处于大师的阴影之下。她的荣光仿佛只是从罗丹身上的一种折射。她是罗丹的情人,罗丹的学生,罗丹的助手。但没有人想过,她可能是罗丹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直到1980年,这一长期的不公平的沉寂才被冲破,卡米耶·克洛代尔开始获得她本应有的、独立且恰如其分的认识和尊敬。

在卡米耶·克洛代尔身上,奇妙地混合了女人和雕塑这两种特质。古往今来,从米开朗基罗到罗丹,雕塑一直是男人的事。作为女人的卡米耶·克洛代尔,却偏偏天生具有无可争议的雕塑才华。造物主给她一个女子的身体,和一个男子的灵魂。一方面,在她身上,灵与肉的冲突注定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以疯狂作为结局。另一方面,雕塑因为她的参与,从此增加了本属女人的现代特质:个体性的敏感、

飘逸与细腻。难怪有人将卡米耶·克洛代尔的《哀告的女子》视为现代雕塑的宣言。

人们“发现”卡米耶·克洛代尔，与一部电影的成功不无关系。看过电影《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人，据说都不能轻易忘记这位女雕塑家的悲剧。虽然在今天看来，随着研究者们的新发现，电影里的某些生平叙事还有待商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电影的标题译作中文，成了“罗丹的情人”（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传记也有相同的情况）。

换言之，我们对卡米耶·克洛代尔的认识，还不幸地仅仅停留在她与罗丹的恩怨情仇之上，作为现代雕塑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的她还没有真正走进我们的视野里。

本书收集了迄今发现的所有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书信。每一封信均经过专家的分析 and 研究，得到严格的编排和整理。这些珍贵的书信，堪称为卡米耶·克洛代尔研究的最重要亦是最根本的文献。

读这些信，我们不仅看着一个女人的花开直到花谢，也感到一个从泥土中创造生命的人的高贵灵魂。这些平常到无味的文字里，隐藏了多少事件，多少疯狂。卡米耶·克洛代尔，这个做着男人工作的女人，她和她的时代、她的职业、她的命运、她作为女人这一前提，始终在战斗着。也许，她之吸引我们，正是因为，在她身上如此奇妙地融合了勇敢与脆弱，美丽和悲惨，融合了人类的古老话题：永生之不能和此世之有限。

吴雅凌

2007 年于上海

法文本前言：生命之路^①

显然，很少有艺术家像卡米耶·克洛代尔(Camille Claudel)这样，无论生平经历还是作品年份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混乱，特别是，如果要总结她的职业生涯，用最细微详实的注解形式来叙述她的个人(私人)生活和职业(公众)生活。这不由让人想起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对“哀告的女子”的评述。“哀告的女子”是群像《成年》(*l'Age mûr*)里的关键性人物，而卡米耶·克洛代尔则同时担当了这出“成年”悲剧的作者、导演和主角：

这个赤裸的女孩子，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卡米耶。她哀告着，受着屈辱，跪在那里，那么美好，

① “生命之路”(Le chemin de la vie)是卡米耶·克洛代尔的雕塑作品《成年》的副标题。——本书中的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法文本编者所加。

那么骄傲,她便是如此表白自己呀。哀求、屈辱、跪着、赤裸!一切都完了!她永远如此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姐姐的创作,她对创作的唯一兴趣,就在于,创作是对她的人生的完整记录。^①

这样的解读如今已为我们所熟悉。1980年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这位女艺术家的作品和生平时,有人甚至还在当时的一篇女权主义论文里援引了这段话。^②

有关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作品研究成果,包括有:1983年,Anne Rivière的《被禁的女人》^③;1984年,Reine-Marie Paris的《卡米耶·克洛代尔》^④,以及Bruno Gaudichon借罗丹美术馆和普瓦提埃美术馆所举办的回顾展之机的《卡米耶·克洛代尔的雕塑、绘画与版画作品目录考鉴》^⑤;1987年,Jacques Cassar出版了《卡米耶·克洛代尔考》^⑥。

① Paul Claudel, “Ma soeur Camille”(《我的姐姐卡米耶》), in *Cat. d'exp. C. Claudel*, Paris, Musée Rodin, 1951.

② Bruno Gaudichon, “Réception d'un portrait, 1984—1988”(《一幅肖像画的接受》), in *Cat. d'exp. L'Age mûr de Camille Claudel* (“Les Dossiers du Musée d'Orsay”, n°25), 1988, p. 74—75.

③ Anne Rivière, *L'Interdite, Camille Claudel* (《被禁的女人, 卡米耶·克洛代尔考》), Paris, Tierce, 1983.

④ Reine-Marie Paris, *Camille Claudel* (《卡米耶·克洛代尔》), Paris, Gallimard, 1984.

⑤ Bruno Gaudichon, “Catalogue raisonné de l'oeuvre sculpté, peint et gravé de Camille Claudel”(《卡米耶·克洛代尔雕塑、绘画与版画作品考鉴》), in *Cat. d'exp. Camille Claudel 1864—1943*, Paris, musée Rodin et Potiers, Musée Sainte-Croix, 1984.

⑥ Jacques Cassar, *Le Dossier Camille Claudel* (《卡米耶·克洛代尔考》), Paris, Séguier, 1987.

所有这些著作均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论点。与此同时，随着这位女艺术家的名声日渐回升，一些相关领域的新发现也进一步促进了我们的研究，比如肖像、同时代评论情况、书信，等等。

本书编者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些原始资料整理出来，为这 20 多年来从未中断过的研究提供新的基准。事实上，我们发现的每一个新的原始材料，都有可能对既成判断提出疑问。1898 年，马蒂亚斯·莫拉尔特(Mathias Morhardt)发表了一篇文章^①，对女艺术家的作品做了极为完整细致的说明。但是，1898 年以后的情况却始终缺乏一个标准。1980 年以来的作品考鉴往往是一些假设性的推断，而非定论。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作品仿佛是从遗忘的角落里重新走出来，对其进行梳理决非一件简单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着许多疑点。尤其是在 1898—1903 年间，女艺术家似乎主要致力于重新处理从前的主题，并赋予其新的形式。我们可以比较《华尔兹》(*Valse*)和《命运》(*Fortune*)，《萨恭达罗》(*Sakountala*)和《受伤的尼俄庇德》(*Noobide blessé*)，乃至《珀耳塞斯》(*Persé*)和莫拉尔特提到过的早年作品《大卫与哥利亚》(*David et Goliath*)。换言之，整理原始资料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新的重要发现，比如被忽略的作品、被混淆的创作时间、被误会的发生经过，等等。

举两个例子。1992 年收入罗丹美术馆的弗洛伦斯

① Mathias Morhardt, "Mlle Camille Claudel"《卡米耶·克洛代尔小姐》，in *Mercur de France*《法兰西信使》，mars 1898, p. 709—755.

(Florence Jeans)基金会的捐赠资料(1996年发表于《目录考鉴》第一版^①),纠正了我们一直以来对某些作品的创作时间的推断,尽管这些作品的相关资料还是相当丰富的。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得知,卡米耶在1886年就已经开始创作《萨恭达罗》了,这比我们原先的推断要早两年;《华尔兹》从1889年开始动工,也就是在其石膏像首次正式展出的四年以前。在这些书信和照片里,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作品:为费尔·昂塔德努瓦(Fère-en-Tardenois)地区的喷泉所做的“共和国”雕像、弗洛伦斯·琼斯的胸像,贝克先生(M. Back,弗洛伦斯·琼斯的丈夫)的胸像、路易丝·德马萨里(Louise de Massary)的某件眼睛紧闭着的头像,等等。另外,1998年,卡米耶·克洛代尔致古斯塔夫·热弗鲁瓦(Gustave Geffroy)的一批较为完整的信件在布鲁塞尔拍卖。^②通过这批信件,我们了解到了某个“布朗基像”的计划经过,以及卡米耶·克洛代尔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这些资料至此推翻了有关卡米耶·克洛代尔生平的诸多推断,也使我们对已知书信有了更完整的认识。这些书信无疑是考订作品目录的基础与前提。

由此,本书的整理工作旨在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路线。每份资料经过与其他相关资料的对比、对应,一一得到细致的分析。由于大部分书信没有标明日期,增加了整理工作的难度。而根据信封上的邮戳来判断也往往不是绝对的。

① Anne Rivière, Bruno Gaudichon et Danielle Ghanassia, 前揭。

② Anne Rivière, Bruno Gaudichon et Danielle Ghanassia, 前揭, 2000版, p. 237—239。

比如，卡米耶·克洛代尔与蒂西耶上尉就《成年》一事的通信就表明了，不同时间的信有可能被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为了尽可能科学地整理这些资料，我们采取了一种近乎考古文献学的方法。当然，这样的整理工作并非万无一失。在现有的资料审核之后，我们依然无法排除所有假设，也不能给所有的历史时间下定论。有不少资料似乎还有待我们去发现，以获得新的视角和新的文本研究。比如，我们大可充满期待地想象着，哪天突然出现卡米耶·克洛代尔于1932—1934年间从蒙德维尔格写给欧仁·布洛(Eugène Blot)的信，或者她与若阿尼·佩泰尔(J. Peytel)、迈格雷公爵夫人(Mme de Maigret)、莫里斯·弗纳耶(Maurice Fenaille)的通信……

对于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还有另一个关注点，即贴近地感受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人格魅力，并深入了解她最私密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圈子。莫拉尔特、热弗鲁瓦和布洛的书信，显示了罗丹在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作品传播上的重要影响。弗纳耶、佩泰尔、勒罗勒等收藏者的书信也体现了这一点。^①与此同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关卡米耶·克洛代尔与德彪西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迈格雷公爵夫人的忠实赞助，乃至罗特席尔德一家，却几乎没有任何资料。我们也期待能够进一步了解卡米耶·克洛代尔与其弟保尔·克洛代尔

① [译按]上述这些人都与罗丹的关系密切，他们一开始支持卡米耶·克洛代尔，都或多或少归因于罗丹的引荐。故有此说。

身边的文学圈子的关系,从1898—1899年起,这些关系变得尤其重要,其中涉及波特歇(M. Bottecher)、里维埃(J. Rivière)、纪德(A. Gide)、雅姆(F. Jammes)、弗里泽(G. Frizeau,布洛曾建议他购买《华尔兹》)等人。我们还想知道卡米耶·克洛代尔的家庭,以及她与如下这些人的关系:卡里埃(E. Carrière)、迪埃尔(H. Duhern)、卡罗吕斯—迪朗(Carolus-Duran)、夏庞蒂埃(A. Charpentier)、布尔代尔(A. Bourdelle)、陶洛(F. Thaulow)、勒罗勒(H. Lerolle)、布歇(A. Boucher)、宾(S. Bing)、穆勒(E. Müller)……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如期得到所有的答案,也显然还没有找到所有的资料和线索。本书整理出来的书信,为我们建立一份更完备的卡米耶·克洛代尔生平资料并了解其人格性情提供了基础。然而,我们在其中却几乎看不到她的明确的理论思想或艺术心声。这些书信更多地反映了她的平常生活,只有极少几个例外,比如1897年11月前后她在写给罗丹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1893年她写给弟弟的带有小插图的那封著名的信,以及1905年她对热弗鲁瓦就“布朗基像”计划谈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们还很想知道,她如何看待同时代的那些艺术运动、她从1892年就开始参加的国家美术沙龙、新艺术沙龙、秋季沙龙……在这些方面,我们迄今仍一无所知。

另外,这本书信集明显带着某种不平衡性:卡米耶·克洛代尔写给不同的通信人的信多,而她收到的信少。1887年2月12日,她在写给弗洛伦斯·琼斯的信里说,她

读完收到的信就烧了。这也许能部分地说明问题。另外，相关书信也有可能在1913年克洛代尔太太把波旁沿河街的雕塑室的东西搬回维尔纳夫时遗失了。除了一些画册以外，我们如今已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些画册曾在1913年10月写给特吕埃尔医生的一封信里被提起过。有幸的是，除了几个密友保存了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书信之外，两处机构的档案成了我们的发掘宝库。一处是如今的美术部档案（涉及克洛代尔时代的资料今存于国家档案中心），保留了卡米耶·克洛代尔当年与美术部门的通信记录。另一处则是卡米耶·克洛代尔住过的两家精神病院的医疗档案（埃维拉尔和蒙德维尔格），保留了许多她所写的或写给她的信，按照她的家人的意思，这些信都没有寄出去或没有转交到她本人手上，而始终保存在她的医疗档案里。

读者将在本书中找到迄今发现的所有出自卡米耶·克洛代尔之手以及写给她的书信。毫无疑问，这个书信集尽管有待完善，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卡米耶·克洛代尔。如果要把这些资料补充完善，理想的做法是重新考订女艺术家生前的所有与之相关的已出版文献。这样一来，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认识卡米耶·克洛代尔在其时代的位置，并重新认识这位非凡的女艺术家，一个可怕的“世纪末灾难”的牺牲者^①。无论如何，着手清点工作，推进这一永无可能

① Marie-Victoire Nantet, “Camille Claudel, un désastre fin de siècle” (《卡米耶·克洛代尔，一个世纪末的灾难》), in *Commentaire* (《评注》), n°42, 1988.

结束的探索,同时避免做出过早的不慎判断,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安娜·里维埃(Anne Rivière)

布鲁诺·戈迪雄(Bruno Gaudichon)

书信

Camille Claudel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 1

法文本前言:生命之路 / 3

书信 / 1

生平 / 319

主要参考文献 / 333

后记:卡米耶·克洛代尔的悲剧 / 335

卡米耶·克洛代尔致堂妹阿梅莉·吉古(Amélie Gigout)①

1870 年

我亲爱的阿梅莉：

听说你很想知道我的消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我病了八天，不过不严重，但终究还是没法去上学。

我祝你还有叔叔伊西多尔、婶婶约瑟菲娜、堂弟路易和欧仁新年快乐！我和我妹妹路易丝拥抱你们。

卡米耶

① 阿梅莉的母亲约瑟菲娜·克洛代尔(Joséphine Claudel)与卡米耶的父亲路易-普罗斯珀·克洛代尔(Louis-Prosper Claudel)是兄妹，她的父亲伊西多尔·吉古(Isidor Gigout)是杂货店老板，她本人后来嫁给了酒商阿尔贝·贝东(Albert Bedon)。1913 年卡米耶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她也是表示赞同的家族成员之一。



克洛代尔先生和他的孩子们(右一为卡米耶),1870年前后